



神探白朗老當益壯。

《神探白朗：喚醒亡魂》(Wake Up Dead Man: A Knives Out Mystery)作為「神探白朗」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在推理迷長達三年的期待中登場，本身就自帶一層壓力與光環。幸運的是，影片並未辜負這份等待，它在視聽語言、敘事節奏與主題指向，依然維持了系列一貫的高水準，顯示出成熟系列電影難得的穩定度。

從形式層面來看，影片延續了精美細緻的製作水準。無論是場景設計、服裝造型，還是鏡頭調度與剪接節奏，都呈現出一種「看似輕巧、實則用力」的精準控制。導演依舊善於用空間來說故事，讓角色在密閉或半封閉的環境中彼此試探、對峙，視覺層次豐富，卻不喧賓奪主，始終服務於推理本身。

在核心的案件設計上，《喚醒亡魂》並未追求顛覆性的反轉。對於推理迷來說，真相屬於「情理之中」，並非完全出人意料，但影片真正的魅力不在謎底本身，而在通往真相的過程。神探白朗一貫的觀察、傾聽與拆解人性弱點的能力，再次成為推理推進的關鍵。線索鋪陳層層遞進，節奏從容，讓觀眾在不知不覺中被帶往結局，而非被強行「震撼」。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當下社會議題的觸碰更為直接。保守派與極右立場之間的對抗，被巧妙地融入角色關係與動機之中，既是衝突的來源，也是人物悲劇的溫床。這種設定讓電影不僅僅是一場智力遊戲，更像是一面折射現實的鏡子，使案件背後的「亡魂」具有了象徵意義。

《神探白朗：喚醒亡魂》或許不以驚天反轉取勝，卻憑藉穩健的敘事、精緻的視聽與貼合時代的主題，證明這個系列依然值得期待。它提醒觀眾，好的推理電影，並不一定讓人大吃一驚，而是要讓人信服。



## 歲末盤點

又到一年終結時。二〇二五年磕磕絆絆，終於也到頭了。此時回想反思，希望繼續開來。

曾有美國學者抱怨，為什麼都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在學校推行幾百年前根據農業生產制定的時間表？的確，按照秋季學期開學到春季學期結束的學年而不是公曆年份計算，總讓我覺得有點割裂。我的二〇二五年也真分成了兩截。二〇二四年秋季結束學術休假，二〇二五年春季不用擔任行政職務，但多教了一門新課。二〇二五年秋又擔任系主任，適逢我系即將迎來十年一度的綜合評估，生生多出了不下六次會議和一個暑期工作坊，接下來兩年還得繼續為此事忙碌。

學術休假時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科研上，上班後個人時間就少得可憐了。每日教學、上課還在其次，各種大小會議、學生的突發事件等才是最磨人的。所以二〇二五年完成的科研任務不多。只是寫完了一篇新論文投稿，修改了一篇英文論文和一篇中文論文，如今都在審稿中。研究我校中國留學生早年經歷的課題仍在進行。雖已就此參會報告，還沒發表論文。好在找到了更多資料，和有關家屬建立了聯繫，對書稿的結構也有了具體設想。

令人高興的是今年成功申請到二〇二七年春在大學的倫敦校區教學一學期。已辦妥赴英簽證，二〇二六年三月去實地考察，搞定住處，並逐步規劃課程。二〇二五年國際旅行不多，除了回國，也就是去尼泊爾開了一次會。不過三月在美國一連旅行了三次，且航班每次都延誤。所以秋季吸取教訓，只出門報告了一次。

二〇二六年即將到來，新的一年要繼續努力，但也要學會放鬆，千萬不能再同時推進四個不同的科研、寫作項目了。



逢周一、三、五見報

利刃

再次

精

彩

出

鞘

。

二〇二五年即將過去，再過很多年回頭來看，這一年將被什麼標記呢？或許是AI。有專家提出，二〇二五年是AI技術從願景邁向現實的一年。《時代》周刊把二〇二五年的年度人物給了「AI建築師」，當然，這不是一個「人」，更不是AI，而是構想、設計並建造AI的集體。

我們都見過蜘蛛，吐絲、織網，盤踞其上，感受着來自絲網上的動靜，捕飛蟲走蟻為生。其實，我們每個人也像一隻蜘蛛，以自己為中心，編織信息之網，棲息其上，獲取生存

所需。AI的出現，帶來的變化是人類級的。作為個體，我們這些「蜘蛛」還在如往日一樣，辛勤地「吐絲」，更新或修補着周遭的信息網絡，卻很少自覺意識到，如今吐出的「絲」，和去年、十幾年前、幾十年前，甚至昨天的，都已不太一樣。而就在這種看似靜默的變化中，世界信息格局被重新塑造，我們的生活變得不同以往。

深藏於這場變革的冰山一角之下的，可能還有人類觀察世界的基本態度和方法，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整個精

神世界。法國藝術史家艾黎·福爾說：「人類適應客觀世界的方法總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即定義物與物之間關係的科學，揭示人與物之間關係的藝術以及探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倫理。」誠然，長期以來，人、物，構成世界關係的基本維度，對二者關係的處理和描述，則成為架構精神世界的樑柱。現而今，AI橫空出世了，它像「人」卻不能算作「人」，似「物」似乎也不好貿然歸於「物」。那麼我們再討論看待「客觀世界」的方式時，或許就要從底層邏輯上改弦

更張，從人、物、AI三者來考量。比起兩個變量，三個變量所能演化的關係，可就多得多、複雜得多了。

二〇二五年翻篇了，但它既然在人類的AI史中如此重要，就讓我們帶着它的一些餘溫，用新的思維進入更新的一年吧。



逢周一、三、五見報

## AI的二〇二五年

## 沒有人在意？

在生活中，我們常常以為「沒有人在意」。於是，我們在咖啡店講電話大聲了一點、在外遊時用母語開幾句自以為幽默的玩笑。這些時刻，我們心裏都默默預設了一件事：沒有人在意我們的。

但，這只是錯覺。法國作家西爾萬·泰松的短篇《酒吧》，正是從這種「以為沒有人在意」的日常錯覺開始。

故事發生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家公路旁的咖啡酒吧。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地方：紅色皮革長椅、老式點唱機、百威啤酒、炸洋蔥圈。當地

人穿着格子襯衫和牛仔靴，在吧台旁消磨時間。

然後，四個俄羅斯人走了進來。他們每年十二月都會來這裏跳傘。白天，他們從亞利桑那州的天空縱身而下，夜晚，便坐在酒吧裏喝酒。就在這時，四人之中的伊萬的注意力卻不在聊天上，他的目光被女侍應凡姐吸引。於是，他用蹩腳的英語點菜，又說着骯髒的玩笑。他覺得自己只是調情，只是在異國他鄉消遣一下。他甚至相信，對方可能「也喜歡這樣」。

一切看起來都很平靜。沒有衝突，沒有警告，沒有音樂戛然而止。

酒吧裏的人各自做着自己的事，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但，一個一直坐在吧台的男人站了起來。

他很高，穿着牛仔靴，步伐沉穩。他走到桌前，把拳頭放下，另一隻手自然地摟住凡姐的腰。接着，他用完美的俄語開口說話。他說，他不介意這幾個人把空酒瓶放在地上，因為他的祖父母也是貧窮的移民，但這裏有一個習俗：不能接受有人對他的妻子拋媚眼。

沒有威脅，沒有提高音量，只是事實的陳述。《酒吧》是一個關於邊界感的故事，它提醒我們：不要輕易

相信「沒有人在意」。有時候，我們以為「人在做，天在看」，但更多時候，其實是人在做，而有更多你沒有留意到的人一直在看。

希望大家佳節外遊時，也要記得這個故事。



逢周一、五見報

## 歲末影視小結

每逢歲末，人們難免要作些總結，回顧一下今年曾經發生過大大小小的事情，藉此肯定自我曾經存在。活了一把年紀，我常告誡自己：不要經常沉溺舊事，皆因「過去已過去，未來尚未來，惟觀現在法」。然而，我仍是俗世凡人，對於一些身外之事，尤其是喜愛的文藝作品，仍然想趁這機會緬懷一番。

近年我確實不愛看港劇，因為題材無甚新意，不外是豪門家族爭鬥，又或是臥底警察故事。內地劇集的題材則百花齊放，不少劇集改編自出

版的小說，有着扎實的故事基礎，由此具備先決條件。其他新創作的劇集亦是五花八門，能夠迎合不同觀眾的口味。二〇二五年，我最喜愛的劇集《她的生存之道》只算是一齣小品，但是故事內容和拍攝手法都甚為突出。由竇靖童飾演的女主角劉鹽，先是一位拚搏的拳擊手，其後為了拯救嗜賭母親，搖身一變成西餐主廚。劉鹽的一生頗為傳奇，但是她忠於自己的人生目標，並且眷顧親情，是一位敢作敢為、敢愛敢恨的現代女性。

《她》劇的主要場景都在澳門拍攝，

版的小說，展示了城市的另一種罕見風貌，製作團隊別出心裁。

若數大型劇集，《藏海傳》應是全年其中一齣佳作。雖然都是有關年輕小子的復仇故事，但是過程曲折，亦反映宮廷內鬥。藏海處身其中，既要尋找仇人蹤跡，亦要保存個人品格，人性衝突盡在於此。另一齣《長安的荔枝》本來也是佳品，可惜電視劇增添的情節較多，削弱了原著小說的精髓。電影版本又嫌急速，未能盡顯原著的諷刺意味。

電影方面，我支持香港的小本製

作，令人看得到創作人的用心。《觸電》有關時下流行的電競比賽，同時反映當下香港不同年齡階層所面對的困境。角色們既要爭逐比賽勝利，亦要解決自身生存問題。整齣電影娛樂與意義並重，是一齣鼓動人心的勵志作品。



逢周一、二、三見報

## 立此存照的錄音

一年即將過去，留下的記憶不少。一張以深度演奏，由傳奇大師精心錄音的唱片，為二〇二五年配上珍貴的音符。所言者是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最新出版的CD (附圖)，裏面收錄兩首不常錄音的古典弦樂六重奏。從演奏到唱片文字解說、設計均美輪美奐，完全看不出是學生製作，也是獻給慶祝建校四十周年再好不過的禮物。

六重奏的同學為：小提琴馮卓賢、蕭雪妍，中提琴王銘揚、連翊喬，大提琴陳鵬懷、王爾琪。據悉其中五位在演藝學院青少年課程一起成長習樂。二〇二三年組成的目的是專

攻二十世紀作曲家荀白克的巨著《昇華之夜》。在陳浩堂、王磊兩位弦樂教授指導下，他們一年後首演那部單樂章作品，然後再鑽研布拉姆斯兩首弦樂六重奏。

至於禮聘從美國專程來港的錄音大師司徒達宏，如雷貫耳的不止是六次格林美獎得主，更是傳奇司徒家族的第三代成員。他的爺爺司徒夢岩是麻省理工高材生，與國樂宗師呂文成一起鑽研胡琴改革。他的父親、叔叔、嬸



均是提琴首席。他本人畢業於費城寇蒂斯音樂學院小提琴專業，也就是陳、王教授的校友。

唱片今年二月在

灣仔校園區永熙音樂廳錄音，重播效果非常理想。重點作品《昇華之夜》以外，還收錄布拉姆斯第一弦樂六重奏 (作品編號十八)，此曲錄音後六人前往東方藝術中心演奏，作為今年「上海之春」的節目之一，與有榮焉。

上月收到CD當晚，美國

Borromeo四重奏在演藝學院音樂廳亮相，開啟為期兩年的室內樂駐院計劃。演出前院長盛韻奇宣布，長期支持室內樂演奏的前校董會主席蘇海文 (Helmut Sohmen) 離世，接着的音樂會作為紀念演出。手上唱片更添感恩餘韻。



逢周一見報

## 豬肉煨牛舌

深夜回家，突然想吃宵夜，走到社區小店，購入什錦冷吃，牛舌、牛百葉、生腸、紅腸、豬耳，全部煮好冷藏，需要時裝好入盒，加醬油，配芥末醬、甜醬。各款食材，吃時用竹籤挑起蘸醬，送到口中，也有閒適的樂趣。

牛舌冷吃以外，熱吃可滷、可烤，掃醬、灑鹽隨意。更早的製法，見明代《遵生八箋》所記「醃豬舌、牛舌法」，詳言：「每舌一斤用鹽八錢，一方用五錢，好酒一碗，川椒、茴蘿、茴香、麻油少許，細切葱白，腌五日，翻三四次，索穿掛當風處陰乾，紙裝盛藏煮用。」「腌」字通「醃」字，食材選用豬舌或牛舌皆可，先以不同調料醃製，掛起風乾，收藏再用。相近製法的食材，現代仍有，如臘豬舌、臘牛舌，部分還經過煙熏，直接煮食或切片炒菜。《紅樓夢》也有提到牛舌，見

第五十三回，烏進孝到賈家報賬，大堆物資當中，就有牛舌：「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鰹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食材太多，不能盡錄，包括鮮肉、乾貨，文中鹿舌、牛舌應該是風乾製好，較方便收藏，食法反倒未有提及。

牛舌的食法，清代《清稗類鈔》提到「煨牛舌」，言：「以牛舌去皮，撕膜切片，入豬肉中同煨。」與現代煨煮牛舌的方法相近，只是煨製的配料不同，上文以豬肉同煨，有添醬油或味增，還有清湯或紅油煮的各種做法。

逢周一、三見報

## 閱讀的側影

收到閱讀APP發來的「二〇二五年度報告」，才驚覺歲末已近在眼前。這份由數據織成的回憶，是作為閱讀者的我，最誠實的年度註腳。報告寫道：「你有三百二十四天與書相伴，沉浸了一百九十三小時四分鐘。這一年，你翻過一百零一本書，讀完三十本，共計八百一十一萬字。」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閱讀碎片」諸如：哪本書讀了最久，哪日的凌晨，仍為某本書亮着一盞燈。

望着這些數字，心情有些複雜。一絲自豪悄然浮起——我竟與這麼多靈魂交談過。隨即卻又泛起隱隱的不安：若將這近兩百小時拿去跑步，身形定然已瘦了不少；若用來學習一項外語，大概也已初窺門徑。而我只是安靜地坐着，一頁頁翻過去。時間留下了痕跡，痕跡卻彷彿無形。我

試着問自己：記住了多少？生活因此改變了什麼？一時竟答不上來。或許，答案就在閱讀的初衷裏。隨手拿起《周四推理俱樂部》，是為了幾個小時的會心一笑；翻開《世上為什麼要有圖書館》，是想在別人的執著裏，照見自己仍相信的價值。讀書於我，從來不是為了「得到」什麼，更像是為了「安放」什麼——安放疲勞，安放好奇心，安放對遠方的嚮往。

於是釋然。那些在字裏行間徜徉的時光，從未被浪費。閱讀完全可以不帶目的，因為，過程本身就是結果。



逢周一、三見報